天一閣集

天一閣集卷之十九

四明范欽安卿　著

贈包白厓序

白厓先生棄官東歸偃息甬東之墟謝絕交游睥睨天壤若無足以當意者興至情屬則曳杖逍遥抵掌劇談觴行耳熱拊缶吟嘯離騷之經扣角之歌蓋三致意焉語及時事輙瞪目不荅歲時郡邑大夫過其廬不見見亦不一報謝率以爲常歲庚戌蓋六十矣友人西洲王子與先生姻也質言於范子辭以不文久之王子且屬緘遺言于其終其

事而予又深庠先生知也序曰予於白厓先生之
遭而嘆直道之難行也又傷時俗云孟子曰志士
不忘在溝壑又曰不直則道不見先王之教敦尚
名義以振厲風俗故士非德不程非禮不履非大
猷不陳非職守不恪上之人又張直言之旌設方
正之格以招徠之當是時教化大行遐邇同風故
特立獨行奉法守正之士有所恃而不恐乃後之
人柔和卑退遇事無可否圓融委曲以要其成斯
曰長者曰老成人反是顯辱竒禍可以立至世方
以此爲戒嗟乎俗之薄若此耶予觀先生生而猶

介動必禮閾平居論天下事義氣勃發抑枉伸[illegible]千夫莫奪鄉之人知有先生矣或頗訝之先生不爲動已而倅蘇州時中貴人怙勢朘削先生廉其實將上書言事語洩被搆賴

天子仁聖量改無爲州隨移成都轉漳州所在申法飭度滌垢剔蠹巨細畢舉民怡吏肅烝烝向治會與上官議不合遂拂衣去矣夫以先生官不過五品任不滿數年其所施厝已章章若是使稍自歛遜乘機赴會且都大官享重禄蒙顯擧不難也而竟引身遠逝志不獲究今垂老矣顧使齷齪者藉

口而特立獨行奉法脩職之士憏焉畏沮予故曰
直道之難行也俗之薄亦甚矣嗟乎人之所遠天
之所相也時之所啬道之所裕也故天定則能勝
人道在則可俟時夫虞卿馬遷楊雄王通世之所
謂賢人君子也方其窮居林丘沉迷下僚著書自
見若所謂春秋史記太玄元經者後之人視之不
啻和王使遇其時必不能發憤自見如是炳顯此
天人物理之介可以推見者也先生方脩古人之
業將崇王道黜伯畧翼聖經斥異端闡微發幽記
紀名實作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詔人人當不讓

前數子矣是道不伸於恒人而伸於知己不行於一時而行於後世不取必於人而取必於天高名永壽後天不朽又何必都大官享重祿蒙顯譽斯爲快也觀此則先生之不遇殆天所相也持此以質先生儻以予言爲然乎

送曾封君東歸序

山以東最名多冠冕俶儻之士偃息丘樊傲睨侯王禮羅所不能致崇祿所不可浼蓋埒名於逋放而託志於箕潁雖風氣渾龐使然亦周孔教化之漸其來寔遠在世主敦訪而崇奬之若勿菴梁君

二山宿君所稱南山魯先生斯其人哉二君之言曰予輩皆山東人往來齊魯間聞先生名最高少時慷慨踔厲期以功名自樹俛仰今古蓋慕終軍汲直之風久之乃抗言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吾即不能奮翅騁足上應五百之運亮工熙載致世盛明亦安能輕身媒進浮湛取容儌不可必致之勳爲鴟夷子皮所笑居嘗杜門謝客琴史自娛酒數行微醺雅歌長嘯意興所屬不遠數百里躡泰岱循徂徠欲起六逸而與之游遂上莊生釣臺訪黄石汎范蠡湖濯纓滄浪觴太白樓吊魯靈光徘

徊孔林顏巷之間而迈望者疑為流連光景而不知先生所存充然有真樂也先生既慎皆好脩而以其學庭授內山君名位日起出守四明四明濱東南海世所稱蓬萊方丈僊人遨遊先生則又瞿然喜曰夫所稱遷人者游方之外吾土誠偉麗然邇涉不如遠浮汎覽不如窮探司馬子長何如人哉乃扁舟南下泝長淮濟大江登句曲天目諸山望金陵俯視震澤按行吳越故宮出錢唐觀子胥怒濤上會稽窺禹穴天台鴈宕羅列几席搜奇獵勝曾不知神力之倦就郡邸而暫憩焉先生父子

相對甚懽郡中吏民罕能睹內山君質以郡事
先生張目不荅內山君彌加祗慎蓋忠喻而力赴
之斯余輩之所親睹也嗟乎世之人嗜浮華而畧
實履急外馳以眛遠圖由曾先生觀之爵然超於
塵壒之表名場利府愛河慾海皆不足以嬰心信
齊魯之多賢而聖人之教未衰也先生以內山君
貴業已膺封今且東歸矣
聖天子下詔訪求俊逸薿然稱首山東者將不在茲
乎吾固爲先生引領矣

贈奉化楊大尹序

漢史有言守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于下
三致意焉至歲遣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察刺如
所係開其風厲而維持之者又何委備而勤篤也
嗟乎漢治於是近古矣夫守令皆子民而令尤爲
親且專上焉者撫巡省府體統崇嚴則尊而不親
下焉者丞尉簿領分理庶務則散而不專令處其
間而上下交承固宜奉法脩職仰體德意與民休
息可也迨世下趨吏治廢闕遂至背公樹私貪戾
恣睢以民財爲魚肉民命爲草菅安然行之而靡
所牧䘏使人可避而不可近棄心志而任耳目悼

振勵而樂因循政體下移勢如亂絲卒之紀綱頹廢蠹垢如山使人可玩而不可懾不可近則失其所以親不可懾則失其所以尊豈風移俗靡難於轉旋哉夫亦勸厲之道未之彰耶奉化濵山帶海鮮有蓋藏頑梗沿襲夙稱巖邑蓋自倭奴發難歲侵內地兵需百出仰給縣官上之所以督責者甚亟民間供輸竭盡錙銖而又適罹大侵閭井蕭條衆心愁嘆皇皇焉不免於朝夕下之所以屬望者甚殷若是而欲全其親且尊又非前儲矣使非有廉介狷潔之守子惠惻怛之仁明達敏給之才老

成持重之識胡能善於其職而達於上下邪予於是而嘆吾楊侯之賢方其莅政玆土恫瘝在身即持綱維一法令簡繇賦慎追逮裁供費勞來拊循殫盡心力諸所不便者一切報罷務在撙節愛養與之更生由是吏習其政民安其業盜賊衰止户口滋息喁喁向化庶幾有古循良之風都御史豐城鄢公奉命按部廉其實爰檄所司獎勞斯亦漢代風厲之意楊侯於是爲榮奕矣雖然金之精於百鍊者其氣完也驥之輕於千里者其神裕也故士以歷試而效官以持久而成楊侯起家俊造被

服恂恂若儒生性敦廉仁而尤綽有才識其所注措要非俗吏之所能測識也循是以往德問彌宣
聖天子惠養元元加意守令將脩故事訪茂異增秩賜金璽書褒美徵備公卿以明得意他日吳越之
間膺
召命者必侯也則斯舉者其殆爲之權輿矣乎尚執
筆以俟

贈盧都督序

東南自倭警興羽書旁午
主上銳志撻伐夙夜咨諏於將士中思得異才畀節

鈫以佐百姓之急意甚勤厚也海内之士飈起雲蒸爭相洗濯期於表樹人自以爲韓白家自以爲衛霍然而許功程能靡效尺寸不且負譴詬以去斯其人豈皆巽耎很庸虛談浮譽無益於短長之數邪抑乘期遘會將亦有所須也以吾觀於北山盧君於是伏嘆

皇上知人之明而君力於任事焉君本將種倜儻許儕流輩咸所避讓會倭事起積功官至都指揮禦寇閩海上復大捷言官以私憾論主將遂及君乃就閩候讞縉紳固已惋惜予習聞前事值承乏之長

泉徙會君掀髯攘袂論古今將帥上下攻取成敗南北制禦經畧諸機宜斬斬咸中要會如矢之應括珠之走盤駿馬之下長坂余嘆曰世有如盧君而可使之竟壅抑耶深惟

聖天子昭雪而敦使之斯緩急是賴事遂釋廢樹奇功乃晉叅將晉副揔兵晉都督充總兵官鎮守吾寧金書玉帶蓋彷馬崇鉅矣茲又以擊象山奉化賊諸功增俸一等君聞之謙退若弗勝思以鞠瘁報

皇上之遇斤斤益虔嗟乎昔人有言知人未易人未

易知賢如漢文而失之馮唐遜如光武而失之馬援使當其時讒間得行吾恐肘腋之近肺腑之親且將按劍起視裯羅旋踵欲以從容閫外展布才猷殆不可覬而況都魏秩蒙上賞委心推轂彌久彌專若今之所值豈不至難至難者耶余故伏嘆我

皇上知人之明也士亦何嘗不願繫纓蠻夷蹴北虜勒燕然標銅柱樹勳伐於當時流聲光於百世然先時而幾不審時至而赴不力悶伏詭闕巧於自營攘功竊勞圖在掩覆凡以任事之不力耳觀君聞

營橫槊慷慨直前摧堅陣破巨艦身經百戰千人自廢而無縮容威聲四播賊人望見旗幟及聞部領所在即懾伏遠遁海上自用兵來垂二十年臻於晏謐若今日者君之功於是爲卓矣旦夕入掌樞府侍
禁直如金日磾王德用故事此吏民所爲稱慶而猶慼其亟去也余于是因夷平而服君之功因君功而頌
皇上之明何君愈以職事荷君覆露委贈言於余其意顧不在茲耶其意顧不在茲耶

壽黄公七十序

濟川黄公某之大父壻也往來甚昵繼遊公弟致齋先生之門又得締姻猶子資穆耳淪目濡知公行甚習茲春秋七十矣友人芝山揚君宜山錢君白坡董君輩咸以耆碩與公雅厚乃撰事繪圖合辭稱慶其得而延覽焉曰德必獲福壽不忘頌公之賢蓋非更僕可盡矣獨諸友也哉吾見公起家今尹所在有聲慶延諸子乃咸顯膺長肅官鴻臚仲萊官水部季意官少尹若謝家之樹竇氏之桂林立玉映咸望雲稱祝無間遐邇斯可以觀公

之贊矣公族無少長曰微公吾寠者曷充弱者曷
植業士者曷程女失所者曷歸無能爲效願公壽
考維祺廼相率羅拜聲溢庭戺斯又可以見公之
贊矣里黨藉舉火者若而人凶年受糜粥之施者
若而人孤兒孱子獲焚券者若而人歡忻爭造爰
祝爰謝斯又可以見公之贊矣鄉之名士大夫暨
王者衣緋者垂紳縉綬者鶡冠而餐高泥蟠而待
時者躡屐分裀稱辭喩志若所謂香山之會洛社
之期焉斯又可以觀公之贊矣郡國之大夫邑之
侯將校之領博士之員朱軒華轂后先翕習斯又

可以見公之賢矣吾故曰公之頌不特諸友已也夫福不可以倖圖頌不可以強獲非以德不可以襲取乎故良于家者不必良于族諧于里者不必諧于鄉名於郡國者不必名於朝凡以德有巨細而逮有廣隘也即公所見於家吾得其理焉於族吾得其厚焉於里吾得其惠焉於鄉吾得其睦焉於郡吾得其致焉於朝吾得其悃焉合而言之所謂賢也賢則戬穀之貽百福之來壽且先之矣天合人助將踰耄耋躋期頤造乎無筭斯非所謂德必獲福耶宜乎人之頌之衆也若夫榮啓期被裘

行歌樂善不倦衛武公九十猶不忘淇澳之警此則德隨年邵名不隨成保泰定盈久彌專篤者也賢而如公當沛然矣至昌大其德申福無疆是在諸子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公之謂矣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諸子有焉

送曾郡侯遷陝苑馬少卿序

世稱三代而下漢治頗為近古迹所行事尚本實者略聲華先教化則後法理用以褒顯俊異風厲海內所稱二千石皆悛悛醇篤君子也若辨博開敏之士所居非無赫赫名槩不得進而例論斯其

故何哉上之於民也亟欲守長安利而惠養之也其政務在奉條章勸課農桑設師長保伍率先孝弟順流不擾與民馴狎非故崇炫燿駭異之觀攻疏剔鉏擊之術也當是之時元元樂業號稱乂安漢治於是庶幾矣　明興鑒古敦化茂選良吏以寧民萌佐太平品校治行大都上者入爲九卿次亦增秩賜璽書褒美如漢故事用是守長矜奮以循良著聞者後先相望蓋不止況楊張𢇁諸賢而已若吾郡曾公其所施存殆亦諸賢之流亞哉任且三年乃晉爲陜西苑馬寺少卿說者謂苑馬散

秩不當以蜀公地臨西陲數千里外公亦不宜遠行予曰不然吾聞古者爲官擇人不聞以人擇官桑弧蓬矢因丈夫生而所有事也

聖天子龍飛御寓當琴瑟不張之後銳精督厲吏皆烝烝趍於辦治長厚廉讓之風頗遜於曩時

上意蓋厭薄之躬脩玄嘿期與天下臻於康謐奉以周旋責在二千石吾郡亦既有成緒矣寺之苑監散在岐豳涇寧間唐張萬歲緣是育馬至七十餘萬者也乃今公私交病畜牧簡濶狂虜豨突不能應卒士騰驤之用識者嘗爲扼腕拊循滋息要非

曾公不可挈以畀之顧不慎且重歟公起進士爲
工曹聲聞甚著出守吾郡政如一日試探其際濳
泊浚潔則公綽之度強立不返則趙張之守于諒
寬博則頴川南陽之風執是以往于何不濟而醕
篤無機事則又公之所以自命也詩稱衛文塞淵
騋牝三千魯僖思無邪駉牧至十六種馬彼其心
誠乎於物類故也吾固謂公之賢足以勝此若夫
計要散校遠邇流俗以爲失意如市道然非惟悖
主上簡寄之指抑且不知公矣公當行郡人羅送於
郊屬予爲言遂以所聞書諸前旌爲祖道贈云

送張別駕序

滄江張君之判吾郡也歲始迨朞且十九在外閒所措設固琦偉英特之觀士民方烝烝嚮治會

主上銳志中興思以嘉惠元元大計諸藩群吏之治下所司考核以聞於是浙江藩臬郡邑論刺有差而張君顧在論中衆聞之且疑且駭會張君至自京師亟欲去邑令賈君劉君何君林君輩過而問故曰某輩幸以職事備末屬方奉令承教之不暇何遽稱去爲也郡中故多流言即不妄亦當有能媢才轆且須臾毋西此亦士民意也張君正色而

語曰諸君以誼好慰留誠深念也獨不聞汎海者乎當其挾重貲駕危檣奔鶩於滃泱浩瀁之間萬里一壑天日並馳鮫龍之所出沒風飆之所簸蕩又不幸而觸砅厓遇寇盜即使壯夫鮮不骨驚肉怖遜避無所其不臭厥載殞厥軀者幾希幸而達岸猶有惕心此無他牟利故也今夫世塗猶海也宦猶舟也才藝猶貲也乃以寵利之故恣情游衍危機禍羅易與遘會將恐有蹇駑驂而櫪驥困鮫兔死而走狗烹欲攬東門之遊飫五鼎之俎其可得哉夫以百年有盡之身而冒險絕之塗徼不可

必得之利斯不待智者先幾而辨奉身欲退也吾縁是謝去方以爲快家故吳會頗稱奧區南瞰江海北臨五湖而洞庭莞峯諸山羅列几席騷人墨客爭暉競爽吾將携魯望之茶竈汎于皮之舟往來其間歌西塞鱖魚之章天地爲我籧廬日月爲我弄丸麋鹿之與遊而龍蛇之與蟄傲睨一世不知老之將至斯亦生平之厚願也冥鴻翙翙誰復能縶諸君乃欲留我乎余聞之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朝廷之士入而不出斯各有所執也然君子終不以此易彼權衡酌於中而善敗決於外固有

輕萬鍾而弗顧視軒綏若敝屣者由逸民傳所紀豈非萬世之鏡哉若張君者殆進於是矣於是張君遂行買君輩相率祖於西亭乃別

贈總督浙東遊兵艾君序

浙以東倭奴出沒而定海實當其衝故事設都指揮以備倭名世平俗玩寖爲宄數比年倭奴内犯所在戒嚴時議增置水陸諸兵以司控擊乃改爲遊兵都指揮仍駐定海松海金盤昌國臨觀及定海五總咸聽節制臂運顧指屹然爲一重鎮意蓋宏遠矣第任者往往失職於是巡撫都御史趙公

巡按御史黃公廉知艾君才疏薦晉今官職雖如
舊而寄畀加嚴重矣當是時艾君方協總寧波團
操陸兵兼理海道中軍即其前後督戰崎頭韭山
大佘偎居馬蹟舟山衆村諸路水陸大小二十七
捷計馘者二百三十二俘者一百九奪回被擄者
二十七獲舟十器五百有奇院道交旌
上聞錫銀幣者再聲奕奕兩浙間既得報士校莫不
色喜而又惜君之行有曰艾君家故將種結髮與
倭奴戰蓋十有七年協總團操亦且八年即其勞
勣上當爲總戎下亦不失爲叅遊今僅僅若是後

來者固居其上謂足以酬之乎余曰不然器鉅者無遠售積厚者無薄發夫湛盧純鈞天下之利劍也非久鍊則必不能陸剸虎豹水斷蛟螭豫章天下之巨材也非久蓄則必不能出霄漢日效清廟明堂之用惟士亦然沖晦所以發望敦篤所以致遠行且陟華復要顧何從而疑之語者曰有是哉然職亦難率前內令外陸兵三千人水兵僅可三之一責任雖殷事權固輕五總皆以都指揮行事相頡頏孰得而節制之丈君亦且柰何余曰是所謂計細節而昧大躰也志士不擇地而安貞臣不

易慮而動故能翼助社稷顯有令聞夫既世享祿秩荐被叙用則夫殫心僇力矢以身殉平居則折衝尊俎應敵則摧陷堅陣將築京觀勒鼎常以報曠逮之遇固文君素所蘊抱也若夫節制之典上論事任而不計品秩團營諸邊法較然在文君將共命行事諸總悆所推讓安知不率屬聽令共樹廓清之勳以彰統御之善哉夫若是也何有語者乃避席而作曰鄙人憒不習事乃今知

聖上之所以待文君與文君之所以自待矣敢不拜

嘉於是徐子一鯤等屬與聯事以贈文請而王君

承恩又代厥職次第勞勤爲甚詳予嘗獲好於君故不辭而爲之序

送雷郡侯序

余嘗陟武夷諸峯徙倚四顧灝氣沖融琳宫璇宇隱見林谷而廩爐曰樵諸物攢亘天際可望而莫之即放歌鼓枻沿遡九曲琪樹森映榮光上下世所稱道山桃源當不是踰蓋天府之深龍而神僊之窟宅也退而延覽蓊蒼之墟煙火相望桑麻蔽野乃有丈人逋客抱犢耦耕土鼓山謳舉酒相勞不復知有市朝事厥幾龐德公徐孺子之風焉已

而訪蔡元定之里式胡康侯劉子羽之廬而吊朱元晦於考亭之上讀其書想見其爲人曰道其在是乎上紹洙泗之統下以闡明絶學九原可作吾將與遊徘徊者久之即不能邂遇其人獲與其流亞者交幸矣歲癸亥余方偃息西野會郡守潤溪雷侯至自武夷余入其門見其恭績請餙登其堂見其沖和溫粹如玉離璞金發鉶圭稜不露而及度整截及覲其政煦煦若慈母哲若神君斷若漢廷老吏方期月于茲五邑之人交相稱慶謂襜褰可延佇眷焉期而侯顧坐飛語遂拂衣行矣衆留之

弗得以告於屬邑令長留之亦弗得至有涕泣下者侯何以釋吾人哉豈欲入山握真詮葆玄牝練五氣除三尸遨遊諸僊之間求不死之靈藥與天地游乎將睥睨今古蟬脫埃垢枕流漱石覩雲狎鳥與田夫野老詠歌於康衢之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乎抑憫俗學之紛披闢正道之榛塞獨抱遺經究觀終始撰一家之言以俟來哲俾諸賢遺緒藉以不墜乎侯當有所審擇矣則夫道之興廢命也遇之行止天也去就進退有義存也吾復何心營營與世人較是非哉侯之沉抱可以想見

第吾郡人某義懷德方深袞衣遄歸之望
聖天子俯黄虞之業志厲明揚必將勉從吾人簡書
臨門將席不暇暖侯能終焉丘壑乎此亦屬邑令
長賈君肇意也會以贈言屬余竊擬如此嗟乎謀
朝則否謀野則獲世之君子其無以野棄余共

贈劉憲副晉大叅序

夫樹鴻龐之勲者富倜儻之才繫綏服之寄者擅
崇鉅之望太阿入手叱咤風生虎豹在山藜藿不
採在物猶然而况人乎故吉甫薄伐王國以定子
儀免胄回紇羅拜功不勞而成刃不交而服斯遵

何道哉神運無方而休問夙著故也海上自倭警以來士大夫觸目激衷釋俎豆而秉盾鉞畧化誨而急攘郄智者効謀勇者畢力將使醜夷蕩除疆場康謐其志慮非不殺然恢曠也然鴟張狼噬破城掠野南起閩廣北達淮徐數千里之間迄無寧歲

主上至厪宵旰拊髀思賢未聞建九伐之勲而收七縱之心者才有所未卓望有所未宏也若五嶴東瀕於海當諸寇衝巡視憲副定議專駐以資制馭歲壬戌會任者尋以失職去

上命平川劉公來司厥事振廢舉墜誠斬馬一新矣先時逋賊徐明山葉引麻葉諸酋爲構李惠公以僉事提兵殲滅無遺積爲京觀聲振海徼已而晉布政司叅議殫力撫綏民有寧宇至是倭諜者知爲公相戒不敢內犯毛烈者故叛賊王直義子也時議索捕甚急一日舟爲風薄至境上遠近戒嚴公督兵酣戰烈赴水死俘其孥屬諸官倭聞益用避遁吾寧獲有晏謐者三年士民惴惴惟恐公亟去然積有貲伐

聖上稍遷爲布政司叅政蓋俯循衆心欲以其先綏

寧者綏寧之將伏鉞開府畀以闢外專制之寄循是士民又欣欣喜色相告曰吾輩徼光惠庶幾可永息肩視諸吉甫子儀可相頡頏斯非由才卓望宏爾邪雖然力治者安不忘危審幾者圖大於細子文以告新尹定遠乃屬代者措慮深長而用意忠厚遐躅今軌可舉而循也公效忠昌時軫念元元康定安和之策攻畧戰守之宜開闔伸縮應時化裁必已朗照曲中其能默默不爲後贒規勗乎此庶民跂足之望走與士大夫願佐下風也公尚念之哉

送賈大尹遷度支序

吏治至漢代以循良著稱意必有卓絕閎濶之才希曠奇詭之務足以驚炫觀聽誇示後世乃讀其傳考其行事大都不越二端起頹仆者尚精明急休養者崇長厚與時相禪開闔無端蓋天以舒慘布其氣地以剛柔品其質人以寛猛準其程如六律之調五味之和祗以相濟而非相厲也乃若廉以褆身平以定施勤以勵志毅以廣業逮之百世鮮不遵是軌矣自吏道之衰也以浮飾爲善政以要結爲能名晳黷玩縱視若故常至適年極矣

主上軫念群黎督察之詔無歲不下所在守令頗思
淬奮斯亦漢代之意乎惟是吾鄞隣比海縣荐罹
倭警量以任非其人阽於危亡莫之省憂奸佞之
徒且營窟其間規為便利斯豈盛世之所宜有哉
歲壬戌近皐賈君以贍才自冰水移吾邑至即剗
除弊垢自庭内始猾胥黠吏惴惴不敢出一語閭
井之豪亦望風退遁百廢具興燦然可紀蓋當墜
廢之後其道不得不嚴也已乃問疾苦招流亡弛
鞭朴緩征科多方體量務與民休息意念固恂恂
長厚矣居嘗食糲服敝一錢不私薪俸自常額外

却其餘羨人尤以爲難訟至必審諦情法無或以
他故上下其手旦起即視事無巨細艱易咸綜理
有緒至晚乃輟次日復如之用是獄無停囚庭無
滯牒有可佐民之急者以身當之如增闢東岡碶
者多此類是皆畧要結之末懲浮餙之過廉平勤
敏見於躬行故其初也民疑而未信畏而未親而
其中也躍然而喜怗然而服戀戀然若不可一日
舍其視漢代循良蓋不多讓今有戶曹之轉宜矣
或曰如子言即列臺諫以備耳目之司當有餘裕
何若是靳乎曰量能而授官者政之經也審時而

擇人者法之變也天下財賦領於戶曹屬者經費日苦不給緩之無以濟國而亟之乃以厲民調劑伸縮

廷議將欲其安利吾鄙者安利天下也何可以常泥之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是在賈君邇其志行固永懷遠圖矣邑中士大夫以予與賈君有一日之雅知且甚深徵予文以爲君行於是乎書

壽太僕卿史公七十序

玉陽史公自轂春坊務南歸也栖遲林丘而名播縉紳士大夫談盛德綜奇行者無問識不識皆屬

公嘉靖甲子於是年七十矣士大夫則又相率稱
詩摛文爲壽吾鄉孫洲秦公與公交好甚篤謂某
釋褐從公絲知且深授簡俾言焉曰嘗聞爵者易
飫深渥渤者難量子將何辭以壽公曰君子以二
儀爲度萬物爲體得志則康濟天下不得志則覆
露一鄉公家故豐殖周恤窮乏無虛日某歲饑當
賑捐粟三千石助諸官遂墾西淹田六百畝歲入
貯以備賑周中丞檄溧水溧陽七邑設義倉公即
發金各五百兩爲糴本姑蘇治其橋堤費鉅萬以
匱告即助其半淹中建嘉義書院延五經師教邑

人子弟取已田三百畝爲贍貧四方彥士來游
者無不人人滿其意歸諸若此類蓋視人猶已而
視已有猶人之有其量宏其志毅其施宏博而無
閑是宜壽親恩如天昌其子職載其大者立身揚
名公少奇頴事父光祿公及母太夫人曲盡孝養
迨其卒哀毀踰禮既免喪不事家人產業折節讀
書讀稍倦即厲聲曰其傲先大夫之靈兩世一身
寄於不肖迺今擬擬伍村儂市兒矇沒終身俾昌
大之緒墜於子乎神奮百倍卒用是舉進士高等
授禮曹更史曹復更春坊皆有休問海內人士靡

不服公之能官而稱光祿君與太夫人之善教是宜壽古人畝畝義不忘君故進則徇身退不牟利自倭奴發難徐海等乘勝構合掠蘇松間兵食交匱 上至廑宵旰公捐貲募兵五千率爲先驅復發粟萬石金千鎰餉軍蘇松底寧遇

萬歲節必齋戒祠禱歲以爲常事聞

上晉公尚寶卿再晉太僕卿官其子爲錦衣衛百户勤誠恭慎可表天日是宜壽夫機忘則天性湛神守則太和流公屏郤紛垢結廬於張公洞玉女潭日延道侶講養生之術冲焉若虛盎焉若無不足

熈焉若忘人但覺其精華煥發步履趫捷以爲凝
攝之助而不知中之所存超然物表莫可羈紲是
宜壽其閭之曰壽固有道也善頌者必稽其素廣
名者必錫諸類即如公言於鄉吾得其仁焉於親
吾得其孝焉於君吾得其忠焉於世吾得其順焉
四者君子之所以成身而範物也成身則其術不
頗範物則其施不匱以是而傳播海內焉則居鄉
者師其仁承親者師其孝事君者師其忠應世者
師其順若射之有鵠望而神赴歸而心暢交相儆
切期於無負莫不誦王陽公之名於無窮斯公之

壽壽於道矣乃若神篤之祐后天不老子孫綿瓞簪組相禪則壽之餘事也特是以壽公可乎秦公曰然遂書之以往

天一閣集卷之十九

天一閣集卷之二十

四明范　安卿　著

壽李君八十序

余少時聞老子曰夫惟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心竊疑之以爲燭賈於風雪消於晛不能延斯須而豫章之大十圍也必臨絶澗飽霧雨斯備明堂清廟之用即如而言身嬰百物聽其自如則饕於無悔任攘辱而晏如也不已舛乎入閭里習見長老皆景泰天順時人龎比踵接大都敦慤忠厚恂恂退讓

事於炫暴迨正德中祀以来長老論謝淳風散佚
民間倡為澆競以機智相高馳騖聲利轉相薰染
以為當然無復曩時之遺其人亦鮮長年如前所
睹然後悟渾沌之已鑿而繕性之宜務也老氏之
言於是驗矣以吾觀於郁軒公者斯其人哉公家
世將樂在閩萬山中靈秀攸鍾少即奇穎研精六
藝楚楚出人士前既失怙事毋備盡孝敬廬墓三
年人鮮睹面聞於巡察督學諸君荐加褒禮於是
遠近皆曰李孝子李孝子云坐數奇不偶迴翔黌
校若不能以一日居會　詔許高年恬退者聽即

謝去其時年蓋五十所也即不能雲蒸雷奮應三五之運上之黼黻

皇猷左右論思下之宣力康濟蒼赤以彼聲聞亦當少俟須臾以應孝廉之徵顧乃奉身而退如獲重寶其雅致豈在元亮龜蒙下哉居嘗葛巾杖屨嘯傲林邱世俗所稱機械之術紛華之習一切報謝長嗣某尹奉化歲未迨朞亦既以治行聞矣公視若歆然時嘗致書勵以奉法率職無負昌時與古棄觧詰獄者相輝映斯其淳朴愿確之心簡静敦篤之行固有以頤養性靈保合太和者矣今歲纔

八月公壽八十而猶神處精爽行步起居如壯人與配蕭孺人並享遐祉人或意其天稟獨厚或資脩煉而不知充養有素誠先朝之遺老巋然靈光藉以表儀斯世非偶然也獨怪世人不務屏絕邪念從事刀圭期於長年遞相慕効措慮彌勤得効彌遠其視公為何如耶竊念前古風厲世教敦賢尚齒朝有乞言之老野有洗耳之叟聲跡交臻以彰至治其時壽上者百二十為率下亦不失為耄耋人主時勤延訪故爰立拔於板築尚父起自漁釣其他所稱優異崇養之典至委備矣漢稱近古

養老之詔歲嘗舉行故商皓翼儲壺關疏寃雖已
遠遜於古然三老五更明帝躬爲敦化猶得存羊
之遺延至後葉風節競厲達人畸士甘心鼎鑊奸
雄側目而不敢動斯亦足明遺老之有裨於人國
也然則郁軒公之所係不巳重乎乃若奉揚義訓
期於崇顯昌大引於無疆俾他日曰是父是子斯
在兩峯矣於是奉邑父老曰是可謂知郁軒公者
請書以爲壽

壽父枯柯太令人九十序

今年父姑柯太令人壽九十歲矣六月二日寔懸

悅之辰於是鄉中士大夫暨親黨稱賀踵相接事
騎溢里門斯光光馬盛也某曰予於大令人之壽
有深思焉又有深慰焉先大父司訓公配大母徐
太令人生我姑暨我父繕部公歸濬川公姑黃宜
人叔父西塘訒菴兩公大父方績學十九在外值
族侮姑與我父護持大母必之大母僊逝姑年十
九乃歸柯我父年十六朝夕作勞奉大父恤諸弟
妹已乃事繼大母嚴太令人友叔父西隅公皆與
姑指合姑歲時歸寧滿堂雍雍懽慶靡有間也乃
今我父及二叔父相繼捐賓客欲如曩時聚晤不

可得已故曰有深思焉我父既逝其嘗過太令人
所及太令人來視起居皆有度稱述往昔纚纚不
倦大都皆孝敬儉勤諸務宣暢意旨勗戒後來聞
之者咸感動顔面與庭範相發明斯見我姑猶見
我父也姑中葉家殖稍替我父居嘗深念曰何由
振柯氏之昌乃令長子棟雖積學不售教其子茂
夏竟以易膺甲子鄉薦季子木克家迨諸孫曾蘭
玉森立當此令日羅拜堂下以次上壽行將雲興
飈奮俾先世主事公之祚獲用昌大而大令人且
含飴順適諸福駢集要大非曩日倫矣我父有知

亦當含笑斯又見我姑猶見我父也故曰又有深
慰焉其於是隨西隅公後率諸子姓上壽觴在列
者二十餘人西隅公乃曰壽者蓋天施而人成之
也夫醇化渾涵氣之胚也元和盎流治之暢也休
禎時奏瑞之符也端靖肅謐祿之周也以斯受齡
鮮弗永矣天啓
皇明遠紹黃虞精靈磅礴蓋當豐麗隆亨之會而又
主上以道化成六合同春往年壽星南指應在吳越
之間人當久生即如前所陳太令人率履敷訓儷
古姬姜祿之良有素矣綿綿存存引於不替且將

與王母麻姑異世同稱由今視之不尤有深慶乎

某乃起而拜手曰福有由臻頌不蹈誣某於是又

知有深慶矣於是西隅公歌曰樂只君子福履成

之諸子姓歌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

以莫不增某歌曰萬有千歲眉壽無害退而次第

其言于篇俾鄉之稱壽者得以覽觀效法焉

贈吳憲副太恒之山東序

吳公守吾寧之三年將報政會山東憲副缺

上遂以屬公蓋列鎮曹濮云范子聞之曰嗟乎公於

是肩崇且鉅矣天下之向背視京圻京圻之安危

視山東而曹濮者又山東所視以爲理亂也辟之
審射必括而駕轅以轂神動響赴誰能揹之乎
國家定鼎燕薊囊括山川三面距胡一面以臨中原
控海内殆若建瓴重以
列聖嗣興世擅神武故有積稔嘻嘻而易覆俄頃令
脩於堂陛而風行於萬里之外所稱狂夷黠寇逆
藩悍將稍一蠢動應時殲滅斯蓋伐其邪謀而制
諸死命非一日矣故曰天下之向背視京圻也北
起臨德達於濟沛皆山東域内地無崇山大川之
限溪谷脩塹之險而運道正直其中歲漕以四百

萬鱗次櫛比坐閒望水稱辛苑矣脫不幸而有萑苻之警扼吭拊背非吾得專吾恐川坻懸隔咫尺千里六軍萬姓懸命待哺朔易之間未能高枕而臥矣故曰京圻之安危視山東也山東故習格鬬稱易動而又地瘠鮮積聚歲逋相禪徨作並苦闇值水旱流亡載道而強者且尋干戈卒須臾無死矣此其大較而曹濮更號多事緣與豐碭商亳相犬齒囬川陸之奧區而戎馬之走集也曩歲羅女師詔之變震動齊魯亦足明已又黃河西注捍纔一隄由下窺上較若釜鬲歲日築塞疏濬之費民

大稱困所司率檄郡集丁夫歛緡錢以相其役功未及奏而他所又以決告矣斯曹濮詎有脫駕之期即山東能息肩乎故曰曹濮者又山東所視以爲理亂也夫柄事者内塡撫百姓外以消弭諸患其要在究觀天人之原按求今昔之畧翦去煩苛選任良吏勞來長養與民休息遂其廬井室家之樂而作其親上附長之心將緩急惟吾所須斯於善治

主上睠焉東顧挈以畀公夫亦以公之善治吾寧也

公性慈仁屬念時艱至即問民間疾苦及政所便

不便狀而興罷之犁然當於衆心即以盜與水論吾鄉田本下下率藉水滋溉故事四列碶堰諸財利者輒盜決民並苦之公親秉封鑰時蓄洩所入穀視昔頓倍地故有偷兒而謝灑者稱窟穴假妖祠爲神爨莫或詰即詰亦不力公下令亟撤祠僇其最不逞者餘令緣南畝無復恣睢斯已烈烈若是殆龔遂乃信臣之流亞乎語曰小占大遠視近由今所論曹濮之患蓋莫急於盜與水矣公以其治寧者治曹濮鄆而大之涵乎無間恢恢乎游刃也又況奉

天子璽書行事得從便宜乎吾固沾沾為曹濮喜且為山東喜為京圻喜為天下喜也可前睹已公將行廣文周君紹稷攝吾邑事問言於范子因具論之周君曰予乃知吳公之有崇且鉅也非予莫聞此言雖然

主上寵祿賢豪佐理中興行且召公矣

送徐憲副之廣東序

國家衆建外僚以敉寧烝黎翼輔

夫運蓋親而尊莫如守要而肅莫如憲斯較然可睹矣郡大夫徐君蒞寧三年晉廣東按察司副使

行乃邑令王君儼然[illegible]某方視邑屢從境中長

老賢事語及君[illegible]洒焉而喜繼惝焉而疑已又愀

焉而悒悠悠殆有深思焉將何謂乎某曰走方抱

痾謝客門外之事非所敢聞第言之曰君宇度軒

豁顯有聲猷由郡而臬秩非加等而秉持三尺風

行部內將以詰姦慝警非常明刑辟佐教化

皇祖專畀時稱外臺迨後置繡衣使者非首捐矣然

權猶得互察而彈壓百職奉法惟謹斯非君莫稱

可云喜之無從哉

主上御極撈羅巖谷一時仗義握節之臣忠貞不二

心之士坐致通顯大者列卿次亦不失爲丞倅班
班可紀君昔以兵曹郎御
命按薊鎮事會柄臣私憾王中丞風當傅致重典君
仰天大籲曰大丈夫即不能請上方劍寧復齷齪
效鷹犬狀卒按無驗以實上柄臣恚甚而君旋以
就養歸矣語具王君世貞疏中歸且十年即不能
備位列卿亦宜稍晉丞洊作忠直果敢之氣爲後
來法程胡起補南曹乃出守寧又僅僅量轉將不
足疑與語曰輕卑孰遠蓋言習也君守寧治理章
章在人寧當倭奴衝時謹治備一行殲寇固圉線

士綏民之畧務若繭絲猝莫可理君嘗拔蜀制勝目運心惟假之事權必能折衝尊俎為東浙長城即從外界頃巡海鉠胡不掣以歸君乃置之五嶺外哉若宜慨然有深思者其閒之往來于懷而未有底也曰鄙人騃不習事竊聞人臣委質君朝身非已有升沉窮達一任所之然後可以語道昔君之西歸也縱若鴻鵠入秦尊人雖出則勸學力農日夕斤斤蓋不知已有十年不用將終身林壑已矣寧復幾不可必之會如今茲哉心苟利民雖一命亦可以濟何論巨細檜以久蓄故勁金以積鍊

故精君年甫強仕彌久彌劭循階而進黑髮可躋
鈞鼎又安知前之偃蹇非後之馳驟地邪南人用
南北人用北惟巨才靡擇今北徼稱無事矣吾寧
籍
天子威靈薄海率晏謐乃廣東島夷土寇所在充斥
潮惠幾不能支至遍會城虜守將禍變日尋警報
載道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
上乃憫念東隅屢勅所司期得循良忠毅之彥持憲
遷還佐時勅撫以安元元意至勤也太宰楊先生
當本兵時稔知君跡上謂非君不可遂昇爾晉秩

按圖視吾浙海防綫亟綢鉅將如何邪要而肅者行且驗之彼之喜固宜所稱疑與悒或可釋乎鄙人誠駃顒君持而揚搉之君作曰徵哉斯乎乃今得聞指矣

壽司馬竹墟居公七十序

夫所謂大臣者其道豈不重繫世教其道也者用以圍世非以世圍故進不徼名退不年利範以中正之軌底於周行則夫顯晦者時也壯耄者齒也往有利不利者天也敦守故吾無或易慮是以其出也任天下之重而處也天下之望歸之斯知鷹

揚之非徇俗釆徵之非傲世也稱曰大老以是樹
教不既劭乎愚竊有感於近世者之為浮湛巧宦
與馳騖就功名者舉以官為家罷則四出關請魚
肉其鄉之人莫之省恤夫復何言其有傲睨當世
遺衆憤發抵掌握筴師心邁往則又修然炫暴皎
皎以為名高若不可磯比其謝事上之則遺世輕
物邈若秦越下之則深居養望覬收桑榆斯捎魏
闕之戀而貽終南之誚者蓋亦不尠是雖越於疑
疑之流槩以道之中行則未也以吾觀於竹墟居
公非誠大臣邪公自筮仕州守至卿亞歷中外

踰三十年毅然以天下爲己任所在砥節平政以
寇綏氓奕有聲烈吏僕未暇論當嚴氏柄政時門
趍若市彼以時望屬意於公公謝絕不與通大有
譎言迄不爲動久之公業以都御史晉少司空矣
乃矯令原職撫湖南既總督湖南川貴則又改撫
南畿與時格大戾意假苗倭以泄忿卒與禍會被
逮與論壯之賴
先帝神聖公遂東歸無復仕進念矣杜門揖俗絕口
不及前事至或引咎自艾畧無悄愠見於言面間
與三五親交緇社逍遙山水間酒酣耳熱援筆賦

詩以明得意不復理人間黜陟興罷事會柄臣敗
一時惟害者交口稱快公歛神攝氣默似有指至
聞
國恤追報深念動容隱然老臣之度誼均休戚也用
是望傾海內蒼生翹首而公務退遜若將浼焉今
年且七十矣其於世何如邪嗟乎道一也無所擇
于顯晦壯耄利不利也出以是處亦以是要在尚
於中行不違其素故在朝廷則朝廷重在山野則
山野重名生一時範貽百世大臣者民之表亦循
是道而已覽觀天下之士若[illegible]固能肩之挽浮[illegible]

而還之古獨觀昭曠之原顧不重歟然公且日虎於道無疆年亦無疆大老之稱將企三老而後先之七十殆造端爾某不佞幸以肺腑之親從公後濫厠社列知公甚習故自其繫於世教者得備論之俾後之爲大臣者視律令云

贈黎屯部序

余嘗行遊四方覽觀郡國之故沿遡往昔則知人代相禪道趍江河流風漸靡習若成性大都崇緣飾而背情實騖浇競以損禮讓上下相安不知所底豈人情端使然哉亦御非其術而勸厲之道闕

也夫抱仁履義以身帥教用能不令而行不厲而
威乃若扶良抑暴屏僞敦質用以脩職奉公維持
化中由三代以來誰能廢之自非純白彊明之士
將何信然行志持之無懈其余竊有壯於念雲黎
侯之佐吾郡也郡以敦朴稱俗流濡染漸離故初
識治者業已慮之侯至即能禔身率物精明確毅
諸所措注井井奉法亦不求於法之外古稱剛而
不折廉而不劌者非邪故郡中靡不嚴侯俗用是
變惟恐侯一日去嗟乎茲何以其語云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侯敦尚理學誦法古昔嘗遊東郭鄒先

生之門獲聞大道自歷官郎署以至臺憲雖罹讒
搆聲問日起今果用南京屯部遷矣或曰計侯功
䁥委以紀綱之司社稷之役宜無不可胡區區以
屯部界之地散而事瑣才甚給而職頗局是何異
於以豫章㕓構櫨旵吾齒豚雉也殆非倫矣余曰
不然竊聞人主之用人猶醫師之用藥故治標者
後所緩拯患者先所急斯稱善理今之急非兵餉
乎擇人任事宜莫先屯部矣
高皇帝保固封圉畫地置戍令墾荒土以贍其食名
曰屯田蓋彷彿古人寓兵於農之術所稱則壤程

賦給具課牛諸政具有品式期以無曠征繇重實充備意深遠矣歷世久遠法寖陵夷豪滑因緣窟宅其中而兵且氣氣靡日夕之儲猝有徵發捐腹戎行欲其嬰鋒敵愾能乎重以比年荐罹夷虜容兵蠶食經費坐足大詘遂至增賦公私蓋交病之

廷議分遣重臣巡行天下冀一振刷以佐其急非獲已也乃其禁令仍隸屯部惟強立不回者斯舉矣昔漢代田以趙過屯湟中以充國卒成富強海內寧一

皇上英畧曠世寤寐時艱亟藉封疆之吏戰勝守固

鞭笞四夷紹迹

烈祖首事之臣非侯其孰當之夫畫一者法也神而明之者人也侯誠因此時按舉故實袪奸剔蠹與之更化俾田日益墾入日益饒士飽而嬉不復仰給縣官重滋民困較若

國初之盛劃焉一新顧不偉歟因以驅而之善敦尚禮讓移風易俗臻於大猷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固知侯能信然行志持之無懈也循是績愈懋則名愈隆秩愈進九德三事之選將發軔于茲侯顧不壯哉於是鵬江郡長公暨諸大夫聞余之言曰是

知侯者遂請書之以爲贈

賀柯太令人上壽序

愚嘗遡觀熙洽之代元精盪潏委輸於人哲后又復握符調律宣鬯協氣邦國康乂景祚熾昌用能内有黄髮之彥外有就問之老而良士淑媛席鴻庥擅靈禀韜茂實蘇遐筭者相望於時目爲人瑞斯太和之妙凝而道化之流衍也

明興餘二百載龐德駿烈爍乎光明故神祇效職陰陽委順際天蟠地靡不阜育而況人爲物靈受氣攸先宜乎宇内咸躋壽域且邇年壽星守在牛女

其下人寔當之嗟乎茲亦奇矣以愚觀於柯氏何其大有冥契哉太令人春秋九十有三神情精明動履矯健家務巨細咸綜治有章歲時邑中士大夫暨親姻登堂上壽交口稱慶今冢嗣碧泚君年亦七十七月十八日爲懸弧之旦爰率弟子孫曾輩百拜稱觴以謝劬勞恩士大夫暨親姻又因碧泚君賀太令人一時頌嘆以爲盛事斯非生際昌時涵育太和者邪雖然安可以不務脩哉時者斡於天者也脩者効於人者也柯世以行誼聞太令人性嚴重教家惟孝友儉勤外內無敢隕越里中

以禮佛會爲請卒不應第曰余聞之先人婦不踰閾儒不佞佛不當若是邪顧好振人之急即捐所服御不恤碧沚君祇奉太令人訓著聲譽校已乃棄去朝夕侍奉惟謹暇則業九流百氏之書以多能聞而尤督教其子茂夏遂膺鄉薦漸顯融矣君顧恭慎謙溫視初益虔未嘗失色失行於人以故邑中人士稱長厚君子必先柯君曰斯誠太令人子已觀是則知澡身浴德以砥行也張維肅坊以遠慝也茹辛肩勞以蓄福也凝神㨿志以定命也太令人與碧沚君[illegible]而會逢其奇蓋天鍾

之人葆之植茂源達柯氏之享有篤祐而世為人瑞不將預占哉於是李子王子陳子華以年家屬愚以文愚視太令人為父姑碧沚君中表兄弟也睹其行履甚熟故得推論之云

壽大司馬東沙張公七十序

世之所稱壽者將専於年齒乎抑有越於年齒之外乎夫専以年齒也則鮐背黃耇者皆可囊括天壤陶埴今古胡然聖訓嗤其無聞良士懼以耄及敏丘綍緜之老至不能舉姓而籤鏗僅以名聞斯知樗櫪不以鉅質襲美騏驥不以寋步貶能華實

陳而醜好判也傳不云乎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之謂不朽何則命尸於天者也名樹於人者也惟天尸命故衆庶得以馮生惟人樹名故聖賢不遑暇逸不朽之謂壽亦惟聲跡表見宇內榮光流於不替而已若吾尚書東沙張公斯其人邪公靈稟玄詰生即夙成用能應運鵬騫弱冠登朝粹德倩度嶽峙淵渟而尤嫻當世之務淬勵功能如鉶發矢激識者業以公輔期之筮仕南禮曹時方興飭禮文之事公下上千載駁正同異舉可施行而尤交湛甘泉呂涇野諸公潛心理學與

孔氏之旨大相發明比晉江西學憲崇正剗僞不
少假貸雖值搆譏踣而復奮周流藩臬至中丞少
司馬留都大司馬政績輻輳總之飭官常究民瘼
淑教化精法理視時所利病而興罷之遂因而不
改曰張公規式云白草番當蜀西徼稔禍十餘載
莫敢問公至即料兵遴將指搜方畧不數月盪平
全蜀底定會俺答犯圻甸用言者薦署篆本兵經
畧邊務發謀設間雷動若神虜遂遠遁不敢南窺
公之功也逆鸞方握兵柄禍存肘腋公百方裁遏
而且理商中丞之冤幾陷不測鸞竟用斲屍神器

以安素不比於嚴氏既服闋晉秩留都世舊掠爲
已矣要重謝不應遂坐他事矯令致仕公處之怡
如無怨言忿色歸即偕社徜徉泉石稱觴哦詩曰
吾道若是也至其綜覽六經子史含精咀華九流
二氏之書亦皆探其突奥發爲文詞洪深奥衍成
一家言楊脩撰慎王諭德惟禎傲睨一世鮮所許
可獨心伏公曰命世才也居嘗方毅嚴整而中實
寛平至臨事決疑神閒氣定若不見其營思具恊
機宜性尤孝友施及親族友朋喪葬婚嫁往往周
給不吝䘏死生存亡易𢡱每聞國事過差憂念深至

郡中民隱纚纚陳於所司語不及私蓋自束髮以
迨今茲較若一日是其志行通神明勳勷扶社稷
文章斡元化效衆美而萃之身令問廣譽信今傳
後如公者不既希遘哉今年七十矣九月二十四
日寔惟誕辰神處精朗矯若游龍天相人協慶聲
載道而乃斂身卻處遜避諸鄉意彌深遠矣雖然
古者養老乞言饋漿酳爵若耆年碩彥尊爲三老
五更賡厲世教典章具在
聖天子握符御寓寤寐求舊公當應
詔而起發抒鴻學抗顔坐論光濟中興因之益奠

國祚綏丞黎崇德茂伐申衍無疆顧不偉與此中外所爲引領也某無所比數辛從公後獲師承因栩黃諸君畧陳不朽者如此將使榮進視之以端其趨隱約聞之以抗其節于今乃知公之壽信非世之所謂壽也

贈少傅南渠李年丈壽序

范某曰世所稱良弼策勳樹名多歷年所雖由天畀蓋亦有順成默脩之道焉夫大化黷醲品物流形恊之則爲埏埴離之則若夢幻天曷故也時丁草昧及中更屯否則必有聖哲之主名世之英相

與締構鴻業光濟中興景赳嚮應較若神設殆上
天陰隲元元期於宣播太和弘濟六合非偶然已
故呂公望八十起渭濵歷佐文武以鷹揚黙贊定
周畢公弼亮四世再任保釐計其時蓋皆不下百
年勲茂輝映寓内聲施被於後世故曰天壽平格
自昔記之矣然呂公望禔身淑慮敵怠義欲之介
凛不敢踰畢公懋德克勤小物正色法言久而靡
斁斯其所以綏養性靈齎合太和順成黙脩有自
來者以吾觀於少傳渠翁李公斯其品流與公必
負神奇出際隆熈之運英俊颷興討日程效公且

廻翔翰苑垂二十年會輔臣缺衆望咸屬公公時

守司成闔門却掃

上廉知乃特召入閣視事

上方寤寐三五銳志中興容咨顯圖宵旦蓋靡有閒

也所謂神聖其臣莫及而同事者以予故或異慮

時以爲難公妙契玄微洞晰名理酌量古今之宜

叅合天人之賾開心訂議退焉若無用是

上眷彌隆而同事者亦無所忌至北虜南倭警報旁

午悖藩逆帥恣睢横行公且從容條畫以次翦却

蓋不動聲色而置

宗社於磐石之安蒼生樂業裔夷嚮風自世人觀之將謂畀智殫力繼以内艱宜不啻勞矣乃年逾六十而神慮精强若少壯然夫固天之所篤畀也公亦德性夷粹渾然天成遇人無貴賤踈戚咸得其懽心雖臨紛沓當觸忤應之冲裕未嘗有疾言遽色尤喜推奬後進保全善類時稱休休有容得大臣體者莫公先焉而公尤凝神定慮與元化游在廟堂則安廟堂在丘林則安丘林不以物遷不以俗攖斯非敬義懋德之遺度邪然則公之所以自壽者壽於道矣中外多事

上眷念舊輔行當召公其視呂畢二公之期尚遠且

將左右密勿一德一心俾

聖治彌弘聖算彌昌我

國家有無疆之慶公亦有無疆之聞獨壽已乎茲六月朔值公初度寧郡倅方君葉公通家也託以贈言其發解釋褐皆以次第從公後荷誼且甚篤故不敢辭而稍爲叙次爾

方文襄公遺稿序

嘉靖壬辰余釋褐從朝紳後獲睹方文襄公以太宰徵至自嶺南陛見稱辭琅琅而中丞苑洛韓公

亦在微中衆相顧動色曰

主上寤寐中興延進儁異蓋烝烝焉欽也二公以道學名乃今應召並臻宜茂有顯譽邁前聞已而公晉殷學司佐理焉初公解銓務養痾西樵山中潛心

大道垂十年所寧復幾不可必之遇哉會奉

詔起尊崇議方與公稱引古昔傳經義疏剔群疑大典迄蒙成公遂駸駸嚮用矣當是時故老罷去柄政者或黨同伐異覬倖故憾擅能名公第休休營護畧去牽比與余鄉宗伯致齋黃先生同措迪典大獄以去就諍善類免於齒劍天下共壯之君嘗

擯棄俗學誦法皇王期以翼主德裨至治即畀司所効密謨顯畫靡不當上心衆方延頸而公復謝病南歸溘焉長逝矣嗟乎豈天未欲康乂斯世耶何奪公之遽也余嘗考求文藝稍獲公禮儀皇極諸疏心彌嚮往之乃今令子郡丞君蒐檢括遺篇問序於余因得卒業焉夫構名馬者市駿骨不恡千金惝怳而適莽蒼之野得似人者喜何者神理融則曠世合軌情境睽雖覿面不相能其道固爾矣公用醇儒起家致位崇顯德誼勳業爍乎光明所著易說學解諸編精詣天人籍令宰[illegible]衡

海內規治方來況復根心成章恢弘至道若斯之盛焉嶺南故稱多賢陳白沙先生以道學鳴丘文莊公勳伐表見熙代若公者謂無之非邪第聞時方病學士徒售口耳獵世資不且虛恢無當其媢當世之務又以遺遠道術蒙譏即奇文奧義殆同虛車公固嘗以爲慮也讀公編者尚以此意求之衆所稱儁異邁前聞茲益諗云

贈郡理趙侯應召序

聖天子握符御宇寤寐中興期得純白毅敏之士布列臺諫用以培化原定國是糾官邪而紓民隱也

爰
下所司博求可應是選者歲爲勸駕庚午三月吏部以外僚名上蓋十五人而吾寧司理趙君首被徵郡僚王長公曁楊徐諸君屬某爲贈言某曰嘻官才者廟謨采風者口碑獨不聞諸人之言乎予何言夫吾寧黃圖之僻郡而瀕海之下壤也積苦倭備歲復荐災流亡相襌搆訐蝟興所望上人之拯不啻倒懸已乃百姓聞君之徵也相顧愕嘆曰胡奪我君之遽邪君嘗恤我困平我訟視邑而賦我簡受委而稽我愼保有天年室家完聚者緊誰之賜乃今棄我去邪於是涕洟徬徨若無以

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其君之謂乎聞之吏人曰君敏達察見銖兩之奸精於法比若漢廷老吏手莫可上下顧以深刻爲恥暇即杜門研考故典布袍糲食神閒意適居然有羔羊之風詩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其君之謂乎聞之士大夫曰君性度淵懿外和内方未嘗失色失言於人而飭紀振俗萬夫不能奪其守四時無以踰其信蓋心口一律而終始不忒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其君之謂乎聞之下屬曰君以儒飾吏德義可師動止足法不以賢智先人然權度精審良

者揚之不能者誨之衆職故烝烝感奮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其君之謂乎若此者固紳緌之公論草野之輿頌也公等乃復見屬嗟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予方傾服之夫復何言雖然

上之所以徵君者臺諫也君之所以自獻者亦臺諫也君將脩明夙學鑒觀世道所稱端化原定國是糾官邪而紓民隱者正色竑議見諸施行俾覯者神聳聞者膽落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予於是有望焉用能芳問宏暢簡寄日隆晉之則卿丞撫辰煕績又晉之則政府左右啓沃俾我隆慶之治

信然中興光于
烈祖志而企之猶力而赴之蓋造端於此矣詩曰秉
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予于是有深望焉若
夫諸人之所爲言者情也私之一方也予之所爲
望者義也公之天下也情不侔義故私不敵公公
等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予安能終已於言詩
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壽王太孺人七十序

見菴王君之令吾邑也奉太孺人以行歲之三月
十有五日太孺人初度年且七十矣見菴君晨起

肅容陳席稱觴上壽太孺人蓋沾沾色喜焉邑之人士聞之曰太孺人固宜壽哉吾邑荐罹倭寇瘡痍未起重以天乙之眚年弗順成令君至撫救勤懃漸可生生斯知有令君乃有吾邑也令君廉公肅毅政先子惠諒由家範端嚴化若性成斯又知有太孺人乃有令君也驩聲載道望門稱祝風動達四境矣於是慈邑吳君奉邑高君定邑馬君象邑徐君以文見屬曰子亦知壽太孺人乎吾黨幸以職事締交於見菴君不啻兄弟也習聞太孺人性履嘗嘆服之太孺人故汪氏著姓蚤以賢淑閑

失怙恃是時養菴王公兼巳配太孺人吳矣巳乃
求太孺人為助性仁孝恭順退然謙讓無較量心
日理諸務巨細惟謹姑暨吳並敬愛之吳沒太孺
人專家政者三十餘年養菴公得以出入夷游無
内顧慮太孺人之力也養菴公即世諸子且幼太
孺人督勵彌勤用能伯商季儒而見菴君以闇學
遂起家進士廹之官太孺人曰吾朝夕誨汝良苦
具成先大夫之志乃今見汝若斯矣吾聞之受若
直者毋忽若事汝惟循法脩職惠養元元豈惟報
主亦先大夫之慶也見菴君跽而受教吾輩聞於是

菴君者其得壽可已邪予曰若此可以壽矣夫壽者裕於天助於人協外內隱見而順成者也古稱歸不踰閑無非無儀殆常道爾由今觀之人士之頌援外而邇諸內者也懇而鮮諛諸君之稱探隱而形諸見者也詳而有徵天道無親惟賢是篤循是將踰耋望頤底於無算雕隆封荷百祿日睹見菴君躋於崇顯樹勳揚名所謂裕於天助於人協外內隱見者而順成者也信可以壽矣吳君等相謂曰是能達所謂援觴者遂書之以往